

那片竹林掩映的“青春”

穿越江西九江的柴桑，走进岷山那片苍翠幽深的竹林，步入一幢近百年的老屋，在“赣北工委与游击大队旧址”，凝望着土墙上的一长排画框里的青春面孔，摩挲着注解文字里他们的真实人生，我的眼泪快要流了出来。这里竟然曾经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的生命之短促让人惊愕，他们生命历程里承受的深重苦难让人伤痛。

人生来皆有生存的权利，年轻的我们可以游历山河阅尽人间，为自己喜欢的事奋斗，为自己热爱的人努力。然而，他们在青春如岷山的绿竹一样飞长茂盛之时，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四十岁的生命，竟然戛然而止划上句号。忘却历史的鸿沟，穿越岁月的薄烟，若我存活在他们那个战争弥漫的时代，我们的生命该有多长呢？

岷山巍峨，青竹影绰，历史掩映的那些故事，让我们不能不为他们悲伤：刘为泗，这个生于岷山脚下的贫苦子弟，18岁那年开始参加农协、组建赤卫队，任分队长，支援北伐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北岷山根据地作战勇猛。为了寻找战机，经常踏山林、住岩洞，忍饥挨冻、昼伏夜出。他的妻子徐木秀，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同乡女子，在儿子不足一岁，便随同他参加了游击队，投身革命，将孩子寄养在叔父家。令人扼腕的是，因为营养不良、久病不治，不到三岁，儿子便夭折了。那个孩子，是这对年轻父母一生中唯一的孩子。那一年，这位年轻的妈妈24岁，爸爸21岁。无法



想象，这对近乎大孩子一样的年轻夫妻是如何承受这样生活的锥心锤击的，国难逼得他们把丧子之痛深藏于心。

又过了两个春天，刘为泗和徐木秀接受鄂东南道委派遣，夫妻同住阳新县龙港镇，以开伙食店为掩护，建立党的地下交通站，上演了一段真实版的“潜伏”。掩护他们工作的多数时候是炸油条，随同油条包裹传递出去的是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鄂东南各县收到指示时，或常常还能嗅到信件散发着油条的奇香。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国民党大规模的围剿便开始了。工作几乎无法开展，还时时充满了死亡的威胁，他们接受指示又回到了家乡——岷山，恢复发展

赣北革命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控制南浔铁路，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

徐木秀这个非凡的女子，与丈夫刘为泗一起经历了无数的惊险时刻。让后人津津乐道流传甚广的，是1934年3月18日，为清除德安乌石门附近一个土豪劣绅，群众非常愤怒的恶霸地主，她化装成刘为泗生病的老娘，由刘为泗等四个游击队员将她抬在竹床上，用破棉絮盖好。经过大土豪财主门前，把竹床放下，向卫兵说：“老娘生重病，讨碗水喝。”话音还没落，刘为泗已将哨兵干掉，队员们一拥而上，冲进屋里，将大恶霸财主杀掉，没收了全部钱财，分给劳苦老百姓，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她自参加革命后，经历数次艰苦的游击战争，经常和队员们参加战斗，跟随赣北抗日济南大队长刘为泗左右，风里来雨里去，忽略丧子之伤，一心一意为游击队努力工作，是赣北游击队唯一的一位优秀女干部。

正当赣北抗日游击队与日寇作战上百场，三个月内歼灭日军500多，击败了日寇对岷山根据地的数次进攻，屡获胜利的时，国民党江西保安18团勾结叛徒，假借商讨联合抗日为名，于1939年2月24日，在赣北工委驻地挂里陈村举行联席会议，当场暗杀了刘为泗等赣北根据地的抗日领导人。那一天，他只有31岁。

次日，又将徐木秀等人抓到保安18团钟文圣中队驻地金盘黄家岭村进行刑拷打。国民党大声叫喊：“对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全家所有人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临刑前，徐木秀等人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20年后我们还是好汉。”那一天，徐木秀34岁，被杀害在黄家岭的一个水井边。

相较于刘为泗、徐木秀、田文灼等岷山子弟的贫苦出身，四川省南充县青居镇的林修杰则出生于一个有财力支撑他到海外留学的富商之家。这位15岁考入南充中学，18岁到北京学习法语，19岁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少年英才，在巴黎西郊德方尔中学就学期间，积极参加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的学生运动。1923年1月，由周恩来、李富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两年后，24岁的他因在巴黎参加反帝运动被捕，后

被驱逐离开法国。

1926年秋，他奉命回国，任江西省区委秘书，是领导粉碎反革命AB团行动的主要骨干之一。“八一”南昌起义后，在任九江县委书记、赣北特委负责人期间，组织了著名的星星暴动，之后率部分农民军转移岷山，组建了赣北游击队，是岷山根据地和赣北红军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7年11月，他调任任县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12月初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受酷刑后仍坚贞不屈。月底，牺牲于鄱阳县城外小路口。那一年，他才26岁。

不只是刘为泗、徐木秀、林修杰，岷山的竹林铭刻着太多年轻儿郎的名字：辛忠衷，江西九江今县岷山乡小阳辛村人，36岁；喻照光，湖北省阳新县人，29岁；张源建，又名张建庆，江西萍乡人，23岁；田文灼，河南省光山县，30岁；欧阳学端，江西九江今县岷山乡文桥村人，27岁；吴官煌，江西九江今县岷山乡小阳村吴家湾人，29岁……

离工委旧址不远的山腰，就是岷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长眠着刘为泗、林修杰等60余位烈士的英魂。询问现场的岷山乡党委副书记潘建：“这些墓地埋葬的是烈士的遗骸吗？”纪念馆下，他告诉我，时间太久远，实在无法找回遗骸，都是用牺牲地的一捧黄土葬于其中。不禁让我想起龚自珍“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和岳飞“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的词句。

“有宗亲后人来祭奠吗？”我追问。“没有，1956年纪念馆初建以来半个多世纪，我们始终找不到烈士们的后人。”潘建随后提供了最新整理的烈士名单，近四百位烈士里，不满30岁的占了六成，不满40岁的占了八成，绝大多数人一生未婚未娶。在饥饿中度过少年时代，青春年少就投身战斗，不是战死在国民党内战中，就是在抗日之战中献生，哪里有机会生育后人呢？这些未体验过战争以外人间喜乐的年轻生命，生前壮怀激烈，死后不过一堆空坟黄土。幸好，岷山后人从浩瀚的战争烟云中整理出来，还有一个石刻的名字立于山腰塔身，我们这样的造访者才有机会走进这座英雄之山，凭吊近百年前的壮阔史实。这样尘土般艰辛沉重的青春，这样长虹贯日般激烈灿烂的生命，我不能不为他们在心里感叹，不能不郑重思考他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听说数里之外的张官嘴村便是刘为泗、林修杰等人的赣北游击队的练兵场，我们急切要求去探访。然而，那个古树参天、绿树成林、亭台楼阁，处处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精雕细刻的雅静所在，看起来更像个原生态的度假公园。只看到村人悠然自得地在阳光下竹林间散步、在池塘边花丛中垂钓，宛如一幅陶渊明笔下的避世田园。哪里能看到昔日激战时的残酷？

潘建告诉我们，岷山乡像这样水清景美的亮点新农村有56个，刘为泗他们练兵场原址处的池塘依然还在，取名为“胜利塘”。看来，过上新农村生活的村民心里时刻还惦记着岷山竹林里那些数百位英豪。看到这些，我读懂了岷山竹林里那些年轻生命战斗的价值、牺牲的意义，那些伤痕不自觉地释然了些许。(王成伟)

一个儿子的思念

(组诗)

长椅上

坐在医院的长椅上
母亲，挨我很近
我问她刚才对医生说的话
怎么说住在长春的东朝阳路
她紧拧眉头，望着我说
是我应该说住在干休所呀
声音很软，接着把头依过来
在母亲76年辛劳的生命里
头一次，把长着肿瘤的头颅
软软地靠在她儿子的肩上
七个月后，母亲走了
我的左肩一直感到很沉
很重……

男儿泪

眼睛时常干涩，迷离
像转动轴的轴承没有了机油
发出嘎嘎的响声
医生问我，多久没流过泪了
想了想我说，九年前流过一次
得知母亲病危的时候

千佛岩

今天，我又来到了千佛岩下
泡一碗春茶，让新绿盛满双眼
岷江，唐佛，火车头山
眼前还是五十年前的油画
喜欢从前，喜欢不变的风光
看累了，就在竹椅上睡一会儿
在这里，会梦见母亲和少年的我

一棵树

很想再回来江看看
我和父母住过的房子
用红砖砌成的平房
看看父亲种下的那棵树
门前的一棵榕树
看五十二年后
如何遮天蔽日
又怕看见会伤感
毕竟，都活不过一棵树

母亲的心思

母亲是东北长春人
一辈子喜欢男孩子
更喜欢男孩子穿上军装
母亲的福报很好
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女儿
有两个孙子有一个外孙
还有一个孙女
母亲常常带着孙女散步
“带孙女转转呢”
每逢有人这样问她
她总是会这样回答，是呀，
我孙子在家呢
说完，总是会笑一笑

(臧瑾)

生动的画像与现实的光影

杨府的小说和散文创作谈

过往的爱恋，尤其与钟心碧的故事成为重心，随后芸芸的出现，到而今的诸葛霞，一波三折，主要突显主人公的情感历程。黎澍的放纵，比如他“需要用金钱来购买一次野性的放纵”，但却无法说服诸葛霞从柏拉图的精神架构中走出来。然后，小说又再去展现黄笑闻的视角，这种转换比较自然，使得生活的轴心有更加多姿多彩的一面。诸葛霞的丈夫黄笑闻出事之后，黎澍与她的关系也开始升温，她却还是说：“黎澍，我真的喜欢你，来日方长。等把黄笑闻的事情摆平了，我再给你。”朱光潜在对废名小说《桥》的点评中一语中的，“小说家须得把眼睛朝外看，而废名的眼睛却是朝里看。”这个“朝里看”，就是杨府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富有层次感，比如黎澍在情感漩涡中欲罢不能，却又保持着纯文的一颗童心，挣扎的泥沼中表达了一种郁达夫《沉沦》里的决绝，当然又有某种亨利·米勒笔下的放纵感和矛盾撕裂。

这种承载现实的人物群像或也是杨府在《婚内婚外》所想要表达的，而诸葛霞的迷惘也正是作者自身的困惑之所在。小说与诗歌之不同正在于并非简单的诗言志就能概括，虽然小说中直接用人物来展现诗歌的力量，其中黎澍写的《精灵鸟》和诸葛霞在结尾想起的“啊，在异乡，在异乡啊没有比梦更近的地方……”也算是点睛之语了。

二

杨府的散文集《村人村事》一些篇章又可以当作小说来读，比如《九爷》的文字就文白相间，颇有古意，却又有浓浓的乡

情，一如九爷在“田间累累土垄子里”“击壤而歌”，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古风跃然纸上。

中原作家李佩甫《羊的门》有一种忧患意识，正如杨府在《村人村事》里的铺展，行云流水，将人性与人心、环境与心境、气候与土壤等相关联，在《柏梅》里对女主的抒写也印证了这一点。佃户的女儿柏梅在分田分地之后依然对心仪的缙家大公子“表现着下人的忠诚”，后来两人的恋情不容于乡里，就逃婚了。结局可谓不悲壮，正在地震来临时，“柏梅半夜醒来，听到警报，预感不妙，把丈夫孩子绝力推出门外。”寥寥数字，就把一个稀松平常的爱情故事讲得耐人寻味，足以体现杨府的文字功力。大音希声，在亦浓亦淡的序言里突出了一种“在缄默中自然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杨府的自我定位，这就是一种更加深潜的、形成于作家内心世界和潜意识深处的、共同深远的中原乡土记忆和生活情感坐标。有了这一点，他的写作才能不断地向前。

杨府《村人村事》里第三篇《韶氏》，人物命运与时代勾连，戏剧化情节堪比余华的《活着》，只是更加浓缩了，属于袖珍版的小小说。这三篇都是强化的人物形象，尤其韶氏的形象，可谓一女版福贵。这种传统古风的笔记体抒写里，既有散文的情感与内容的有机联系，又有小说化的神秘演绎的内涵表达。

《布袋》开头：“(布袋)能抱着石碾在禾场上转三圈，结果，赢得一扁担馒头。”而到了结尾，欺辱过王大妈和奶奶的布袋却是另外一种模样：“十年时间，却成一棵弱

柳。人生不满百，风霜真是一把刀子，能把人从皮到骨剥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这种前后对比，布袋所遭遇到了家暴，或也是对王大妈和奶奶当年受到布袋欺负的一种报应了。《奔走》里的刘奔走，其命运心系在升迁，县委让他出政绩，果然农民运动会举办之后他提升某局的局长。这是布袋命运的另一个反面，读后让人五味杂陈。

杨府《村人村事》共分三个部分，从各色人等到写记事，无不围绕乡土，突显作家的历史人文情怀。纵观以上这些篇章，第一部分为三十篇，第二部分十五篇，第三部分十三篇，共计五十八篇，约二十万字。第二部分《鸟人》里的抒写，比如这一段：“回到家里，看着破败的脚窝，飞走的鸟儿，心里空落落的，像得了一场大病，整天打不起精神。”再如第三部分里的《理发师》也是一段采访实录，突显了杨府作为记者的另一种抒写优势——虽然是采访，却很有代入感，仿若在特定的情境里感受到了一种升华的力量。

三

总体上看，也就是从杨府长篇小说《婚内婚外》和散文集《村人村事》，可谓知一叶而知全貌了。

我在杨府的写作中得到启示，至少有这么五点：

一是承载人物和物象，历史文化的积淀，比如他笔下的各色人等，观世事，知命数，以及传统文化里的“天作孽不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的谶语，在他的抒写中或暗指或明示。

二是民间叙事的转换和现代性的梳



理。时间会让一切记忆蒙上尘埃，却在作家的回望中宛若发掘出土的文物瓷器般闪闪发亮。这就是杨府笔下的人物，不说黎澍，也不说诸葛霞，而是乡野中的胖娃、麻五和狗蛋们，当然还有以上列举的《九爷》《柏梅》《韶氏》等。

三是人物性格冲突与历史现实的勾连。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具体人物的命运挣扎在自己的轮盘赌里无法自拔，正如《韶氏》里的自己一种抒写优势——虽然是采访，却很有代入感，仿若在特定的情境里感受到了一种升华的力量。

四是作家内容抒写与抒写形式之间的联系，就是作家不断在写作中寻找他自己。杨府通过各种各样的题材和体裁去触摸生活，去改变他内心中的另一个世界。他试图把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架起桥梁。

五是“有我”到“无我”的艺术境界。这也是所有写作者的终极目标，那就是里尔克所言——“坚持，坚持意味着一切”。(李迎兵)

碧水青山白鹭飞



在车城的清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难见这种雾气，特别是在初秋时分。在汉水之滨，招风的绿树，随波的青草，叽喳飞过的鸟雀，还有远处村落的鸡鸣狗吠，在这个城乡交接的地方，和记忆中的故乡别无二致，让人着迷。

即便薄雾冥冥，我还是停不下双目。忽有几只大型飞鸟掠过湖面，飞至眼前时，我才看清——赫然是一群白鹭。“白鹭耶！”我像个孩子似地大呼小叫起来。不料，惊醒了尚在美梦中的友人。他探起脑袋，揉了揉眼：“白露？现在还没到处暑呢！”我哈哈大笑：“我说的是水鸟，你臆症的是啥嘛！”朋友已站在身旁，打着哈欠，不好意思地挠着后脑勺：“你叫喳一声，扰了我的好梦。你刚说的白鹭，在哪呢？”

它们已停在不远处的，露出水面半截的白杨树上，细长的腿、尖尖的嘴、雪白的毛。雾气渐淡，几只白鹭正交颈低鸣。它们和绿叶一起倒映在湖水里，有一丝你依

我依的情爱意氛在悄然滋生……

顺着我的目光，朋友也发现了它们。“好久没看见过白鹭了！”友人低语，生怕惊扰了它们。是的！很久，很久！十年？二十年？反正记不清多久了。我亦低声续道。

我望着那几只白鹭出神……

故乡在汉水南岸。有记忆的时候，那时山上还有零星成片的树木，未被开荒的泊岸岩缝里，偶尔会露出鸟巢的一角。汉江边上多是成群的水鸟，灰白相间的老鸕，通身漆黑的鱼鹰，一身雪白的白鹭，小巧玲珑的翠鸟。

多少次在河边嬉耍，看见清清江水的鱼在旁若无人地游，挑战着我的底线，让人躁动不安。年少的心性，是热血、是冲动。义无反顾地扑进江水，想要逮住这些大摇大摆的鱼儿，但总是两手空空。于是，我紧盯住这些水鸟，企图从它们这些灵感。鱼鹰总是虎视眈眈地在低空盘旋，随时准备俯冲，来个致命一击；老鸕与

白鹭好像总是那么悠闲，跳起一只脚立在水中央，用尖尖的长嘴摆弄自己的羽毛，顾影自怜的是不是它们，我弄不太清；翠鸟呢，总在芦苇荡里出没，在芦花上荡起秋千，或是悄无声息地在水面轻轻一点，无数涟漪层层荡漾向远方。幻想着，我能成鱼鹰，成老鸕、白鹭，再不济，成一只小小的翠鸟也好，能抓住小鱼，那也是极好的。不过，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多少次，我静悄悄地，一动不动地看它们逮鱼，那速度，那动作，那姿势，简直让我着迷。捕食都那么富有激情与画面感。有时我又在奢望，那么大的鱼，这么大的嘴，怎么塞得下？如果掉下来在我面前，岂不美哉？只可惜，它们无一失误，从未让到嘴的猎物再脱口。

深秋过后，这些水鸟失了踪影。开春，天气热起来过后，它们又逐渐现身。汉江两岸到处有它们的身影。我也在一年年长大。对于逮鱼这种事，不再让我望着水鸟冥想，望着鱼儿空叹。一张鱼网，一趟流来，大鱼、小鱼，各色鱼类应有尽有。饱了口腹之欲，过了逐梦年纪。

再后来，开了荒，秃了山；多了网，少了鱼。也不知道从哪天起，鱼鹰、老鸕、白

鹭、翠鸟，一并在夏秋也不见了踪影。此后数载不见，它们在我的记忆中封存了起来。

许多年后，我已入近中年。消失了数年的白鹭如今又出现在眼前，怎不让人惊喜？怎不让人回忆？

雾散了。一切在眼前都明朗起来。初升的朝阳，映红了黛黛江水。几处在岛上的黄牛，正悠闲地甩着尾巴，啃着青青的野草。不辞劳苦的钓鱼人从浓雾中显露出身影，不知他们是枯坐了一宿，还是起了个大早。河对岸的鄱阳新城也显露出了它的英姿，在朝阳的沐浴下熠熠生辉。

六百年历史的鄱阳，破而后立，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近处的村郊，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眼前的汉水河畔，杨柳青青色，白鹭于飞天。

数年后的今天，鄱阳汉水藉南水北调之后续，全面恢复早期被破坏的生态，关停化工，退耕还林。短短几年，已是绿水绕青山，青山映碧水了。

生态益好，白鹭于飞。让青山更青，让绿水更绿。全力做好守山人，一江碧水永北送。(肖江)